

《老子》“见小曰明”释论

汪韶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 “见小曰明”向乏解人,究其原因,缘于人们没有意识到此处的“见”读若“现”,意为把自我拉低,避免自我膨胀,与文中的“守柔曰强”一以贯之,见小、守柔,从根本上说都是个体在面向世界时所当取的姿态。老子心目中的“大者”恰恰是见小者、不自为大者。反过来,只有强者、大者才能“见小”。

[关键词] 《老子》;见小;姿态

[中图分类号] B 2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5)01-0022-05

DOI:10.15886/j.cnki.hnus.2015.01.005

“见小曰明”出于《老子》第五十二章“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①遗憾的是,遍观古今注疏,对此四字并无一致的解。本文试图先对古今中外已有的理解进行学术清理,对其合理与否做出析评,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结合这一问题,论述老子的相关思想。

一、“曰”还是“日”

“曰”、“日”,此二字因形近,故易误。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元代吴澄,他认为作“曰”乃传写之误,并将“日明”释为“日进于明”^[1]。当然,在他之前已有人作“日”理解,如唐代的成玄英,而汉代河上公本后半句就作“守柔日强”。作“日”似乎也能讲出一番道理,但实际上应作“曰”:首先,帛书本、王弼本、傅奕本皆作“曰”,《韩非子·喻老》、《淮南子·道应训》等先秦两汉古籍皆引作“见小曰明”。其次,“见小曰明”这类句式在《老子》一书中多次出现,最集中的是五十五章“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此据郭店楚简本)。复次,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老子音义》强调此字“音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作“日”理解有违文意,因为如此一来,“见小”、“守柔”便分别成了“明”、“强”的手段,偏离了老子的本义。

二、对“见小”的传统理解

明末焦弱侯释曰“不可目窥曰小”^[2]。“小”一般被理解为体积微小得近乎无、肉眼几乎看不到的 something,于是,“见小”就被解释成察见细微之物。苟如此,老子的意思便是:能看见庞然大物算不了什么,因为常人都能看见,惟能看见诸如秋毫之末的东西才配称“明”(眼光锐利)。的确,在老子那个时代已有这种说法,如《孙子兵法·形篇》:“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但是,老子说的“见小曰明”是否与此同义呢?历史上有人就是这么理解的,比如王安石注道“见小曰明者,微而见之则可谓之明,见于大则不足以谓之明”^[3]。清代徐大椿的《道德经注》以及高亨的《老子注译》、现当代任继愈的《老子新译》、陈鼓应的《老子今注今译》、杨柳桥的《老子译话》、傅佩荣解读老子等学者的著述,也都是按这个思路来解释的。《老子》的英译本一般都会出现 see, small, subtle 等字眼,譬如安乐哲译为

[收稿日期] 2014-12-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ZX002);海南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子项目“海南文化软实力科研创新团队·思想文化卷”

[作者简介] 汪韶军(1973-),男,浙江淳安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老庄哲学、魏晋玄学、美学等研究。

① 《老子》版本众多。笔者在研读过程中遇到重大文本差异时,将尽量按照简帛本去理解,并做出说明;而在字句差异不影响文义的情况下,则以人们所熟悉的王弼本为底本。另外为了避免繁琐,本文所引《老子》、《庄子》、《孟子》等经典性古籍中的原文,均援引新编诸子集成,因多为学界所熟知元典,不再详注。

“making out the small”^[4];再如,在海外有着中国哲学教材地位的一本资料选辑把“见小曰明”译成了“Seeing what is small is called enlightenment”^[5]。先秦有一个名叫离朱、又作离娄的传说人物,据说他能察毫末于百步之外。但从《老子》二十章可以明显看出,老子惟愿普天下的人们都能够从“昭昭察察”的清察明辨回复到“昏昏闷闷”的状态之中。结合《庄子》可看得更清楚,《庄子·骈拇》:“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庄子·胠箧》:“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可见,在道家那里,离朱之明乃多骈旁枝之道,扰乱天下者也;明察之明非但不是道家心目中的“明”,反而是有待捐弃的对象。

一物细微到了极致,便是无形可见。明代朱得之认为“视于无形,见小也。无形之小而独见之,非至明不能”^[6]。无形的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子所说的“道”,因为道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它是无形的。由此,便有人将“见小”解释为见道。民国学者蒋锡昌说得很直捷“此‘小’与三十四章‘可名于小’之‘小’同谊,谓搏之不得之道也。‘见小曰明’犹言见道曰明也”^[7]。孙以楷的《老子解读》、周绍贤的《老子要义》等亦主此说。这种解释似乎很合理,三十二章“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似乎也支持这种理解,因为“朴”有时就是道的代名词。但只要进一步考察,便知此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以三十四章为例“道泛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爱利万物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②。道为什么可以名之为“小”呢?是因为它在覆养万物的同时,却不主宰控制万物。可见,“小”不是体量上的小,也不是无形,而是一种对待万物的姿态,亦即“不为大”。

或许有人认为“小”非指实物,而是指微妙的道理。成玄英疏“见,观照也。小,微细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于妙境,智慧则日日增明。”^[8]这样理解的“见”,便不是肉眼的看,而是心灵的觉知。北宋吕惠卿已发此论“夫惟守其母者,每见其心于动之微,则寂然不动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见小曰明。”^[9]今人朱维焕认为此“见”乃悟性之知见“‘见小’,即悟知、察觉生心动念之发端”^[10]。但是,这样的“见小”,几乎成了儒家主张的“慎独”,为笔者所不取。又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小”乃“常”字之坏体,“见小曰明”应作“见常曰明”。“见常曰明”倒是在老子总体思想的范围之内,但这毕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揣测。何以所有版本都作“见小”,可就是没有一种作“见常”呢?果如此说,岂非古今所有的《老子》版本(包括出土文献)在这里都错了?

也许,对“见小曰明”最普遍不过的解释便是见微知著,凡事须谨小慎微,《韩非子·喻老》可谓开其端(“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河上公注“萌芽未动、祸乱未见为‘小’,昭然独见为‘明’。”^[11]王弼注:“为治之功不在大,见大不明,见小乃明。”^[12]河上公与王弼是传承老学的两大功臣,是古今许多人沿袭此类理解的一大原因。可以看到,北宋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苏辙的《老子解》、明代薛蕙的《老子集解》、清代汪光緒的《道德经纂述》、清末民初杨增新的《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当代冯达甫的《老子译注》、古棣的《老子通》等都是这个思路。兹举一例,清初宋龙渊言“能见其未形之先,能窥其细微之妙……事未至而能烛其理,事方至而能察其机,其见如此,可谓明矣。”如此理解,则“见小曰明”等同于《周易·系辞下》的“知几其神”(“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意谓人贵有先知先觉,一见其征兆便果断行事。笔者并非说老子不该有这类思想,事实上,老子也有这种思想,最明显的莫过于六十四章“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几(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合抱之木,作于毫末;九层之台,作于累土;百仞之高,始于足下”。但就五十二章而言,所谓“见微知著”之意与其扞格不入。

再看几种说法,民国时期有学者解释道“未发现的原理,有时微露端倪而人皆忽之。苹果落地,壶盖掀动,似这般细小节目,倘不注意研究,焉能造成大发明家?”^[13]这是研究者的超越性发挥,而非文本本义。丁福保则说“世人以张目而视为明。惟修道之士则不然,在塞兑闭门之时,宜微开其目,所见仅一线小光。此光在若有若无之间,在世人则以为暗,而在道家则以为明,故曰见小曰明。”^[14]这实在是一种怪论。而某些道士将“小”释为金丹,如清代黄裳的《道德经精义》、李涵虚的《太上十三经注》,其谬误偏差离老子本意更远。

② 此据帛书本,北京大学汉简本校对。

三、本文的解答

那么,“见小曰明”究竟作何解释?笔者以为,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见”字。

《说文解字》:“见,视也。”这是其本义,也是古今最常用的义项。但它所涵容的一条重要的义项,很容易被今人遗忘——显现。作此训时,“见”读若“现”。《广韵·霰韵》:“见,露也。现,俗。”《集韵·霰韵》:“见,显也。”《王力古汉语字典》:“在显示、出现等意义上,古本作‘见’”。“见”读若“现”的现象,在古籍中俯拾即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风吹草低见牛羊”,便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极好例子。历史地看,“见”早已发展出“显现”义。

随撷先秦文献几则,如《周易》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乾·文言》:“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墨子·修身》:“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孟子·尽心上》:“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庄子》一书中,“见”在多处也读“现”,如《人间世》、《至乐》、《外物》中的“见梦”,《缮性》“非伏其身而弗见也”,《让王》“捉衿而肘见”,等等。类似的还有《战国策·燕策三》“图穷而匕首见”。需要明白的是,“现”是后起字,在中古以前,凡表达显现、显示、显露、示现、展现、展示、出示等意味时,一般都用“见”。

古今对于“见小曰明”的理解始终不得要领,究其原因,缘于人们看到“见”,便本能地、条件反射般地理解成“看到”,而没有意识到此处的“见”读若“现”。实际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老子音义》已强调此“见”字,音“贤遍反”。这里的“见”意为表现得如何。“小”字已如前说,“见小曰明”即是说,把自我拉低,不自为大,才是明智的。这就与后面的“守柔曰强”一以贯之,因为见小、守柔,从根本上说来,谈的都是个体在面向世界时所当取的姿态。《文子》是道家一系的重要典籍,其中有多处谈到“见小”,如《道德》篇“执一者,见小也,见小故能成其大也”,“百仞之台始于下,此天之道也。圣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后也,俭者所以自小也,损者所以自少也。卑则尊,退则先,俭则广,损则大,此天道所成也。”《九守》篇“圣人卑谦清静辞让者,见下也;虚心无有者,见不足也。”所谓“见下”、“见不足”、“自下”、“自后”、“自小”、“自少”,都是“见小”的不同说法。

“见”读若“现”的现象,在《老子》中也非仅“见小曰明”一例。比如,七十七章“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也读作“现”,如果作 see 解释,无论如何都是不通的。老子强调,圣人是“不欲见贤”的,一个人即便是个圣贤,也不应该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让众人觉出他是个圣贤。真正的圣贤,应该和光同尘,不炫己长,不形人短。一个到处驰骋的“圣贤”,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贤。“见”在老子那里还有进一步的引申义,如“自知不自见”之“见”,意为显摆、炫耀。老子反对自我炫耀,他的人格理想是“被褐怀玉”、“光而不耀”。《尚书·尧典》赞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是一种光芒四射的形象,但老子却宁愿混同于平凡而不起眼的一粒顽石。二十四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在二十二章中又反着说了一遍)。“不自见”云云都是反对显扬自我,主张把“我”敛藏起来,进而“无”掉。此处的“自见者不明”,恰与“见小曰明”构成了反衬关系。

众所周知,《老子》三十二、六十六章提倡师法江海之居后处下。居后处下,也是“见小”。第八章亦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水的一个特性是“处众人之所恶”,而众人讨厌的便是低下处。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人总想让自己冒出来,成为“人上人”,水却总是哪个地方低,就往哪个地方流。“居善地”,高亨曾认为义不可解,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古今或解为随遇而安,或解为善于择地而居(如儒家之“里仁”),或解为止于至善。“居善地”实即“处众人之所恶”,它不是选择一个优越的实际地理位置,而是在面向世界时保持柔弱不争的姿态和谦卑处下的精神。老子建议人君乃至天下人像水一样往低处流,并非劝人放弃志向与追求,实际上往低处流恰恰是往高处走;沉潜得越低,也就越崇高。“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三十九章)，“大者宜为下”(六十一章),显然,“贱”是自贱,“下”是自下,它们说的也是“见小”。

推开来讲,老子提出的知雄守雌、转气至柔、挫锐解纷、不宰不割等主张,其实与“见小”相通,说的都是个体对自我的节制。老子哲学是一种守柔的哲学。《吕氏春秋·不二》用一个“柔”字来概括老子学说,是比较到位的。《老子》十章“转气至柔,能婴儿乎?”“转”,传世本皆作“專”(专),帛乙、汉简皆作“搏”,当为“搏”(搏)之借字。古今多将“专”作本字读,释为专一或不杂,是一种误读;也有学者指出当作“转”,

但大都释为结聚、积累,亦非正解。《说文解字》:“抐,以手圜之也”。古者有女娲抐土造人之传说,秦时邨邪台刻石有“抐心揖志”一说。“抐”隐约有凝敛、挤压义,喻抑制而不使之膨胀。气,即“心使气曰强”之“气”。抐气,即统帅、主宰自身之气,使气不妄作,或不为气所役使;确切地说,是将刚强忿戾之气化除净尽,达到“柔”^②。柔不是弱,而是示弱。六十七章“三宝”中的“俭”是收敛,而不是一直以来所理解的节俭。《说文解字》:“俭,约也。”段玉裁注“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老子说“俭故能广”,“广”含有向外扩的意味,与之相对的“俭”即是向内敛。可见,柔、俭谈的都是收敛自我,即权力的自我节制和对他的包容^③。

当然,古今也有极个别人多多少少体悟出了“见小曰明”的用意,如南宋林希逸认为“所见者大,能敛而小,则为至明;所主者刚,退而守柔,则为至强。即‘不自见故明,不自矜故长’也”^[15]。一个“敛”字,表明林希逸的理解取向不同于他人,尽管他未能把“见小”说清楚。近有西方学者将“见小”译为 To manifest smallness,与 Showing off being great 相反^[16],这种译法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极为少见。

四、余 论

还有一点尚需说明,“见小曰明”的“曰”,也不宜解释成“则”。若如宋代董思靖所理解的“见与守是用功处,明与强乃效验处”^[17],那么,见小、守柔便只有工具价值,而不再是一贯的姿态。因此,“曰”不宜解释成“则”,而应该直译成“叫做”。老子的主要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只要见小守柔,过一段时间即能成其为“强”、“大”,而是说“见小”就是大,“守柔”便是强。王弼注“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非常准确。三十三章说“自胜者强”,控制他者不是强者,只有战胜自我的占有欲和支配欲,才是强者。同理,老子心目中的“大者”恰恰不是常人眼中的大者,而是见小者、不为大者。而个体主动地把自我拉低,是为了让他者进入到自我的视野中。这也是庄子“虚而待物”之一义,用苏东坡的诗句来表达,即“空故纳万境”。反过来,只有强者、大者才能“下”,此即《庄子·渔父》所说“彼非至人,不能下人。”

老子本人的理想与世人追逐的目标截然不同,不可混淆。历史上很多人将他的有关思想误解为阴谋权术,而与权谋说相似的是曲线策略论(亦可称之为“殊途同归论”)。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老子不过是绕个弯儿,通过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方式攫取与他人同样的希求目标。张岱年先生指出“老子的无为,是损之以求益;其后身,乃所以先身;其外身,乃所以存身;其不贵生,乃所以全生;其守柔,乃所以胜刚。”^[18]这么理解原是不错的,但如果不进一步加以界定,就会引发误解。唐君毅先生的老子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但笔者无法同意他的这一说法“老子之所言之道之异于世人,即非必其‘目标之道’之不同,而可说惟是‘所以达同一目标’之‘方法上之道’不同而已。”^[19]笔者以为,按老子的方法行事与按常规方法行事,所获得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按照老子的方法,到头来必定会发现结果并不是他原先汲汲追求的世俗目标,故“同一目标”的说法似是而非。

就老子和他心目中的圣人而言,他们只是按非常规方式做了,至于这么做会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在一系列对子中,老子似乎想从“反”走向“正”,但仔细辨析之下,他实在认为“反”就是“正”。比如,见小就是大,守柔便是强,这叫“自胜者强”。见小守柔是不变的操守,而不是偶尔为之,装装样子,也不是通过见小守柔走向强大(尽管世人这么做时,一般会获得这样的效果)。“柔弱胜刚强”,也不是说柔能克刚、柔能战胜刚,而是说示弱的姿态胜过、优于逞强的态度,不能把它等同为《尚书·洪范》所说的“柔克”^④。老子不求胜人,惟求自胜,没有丝毫的躁气和竞心,正如《庄子·天下》所评“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

② 可见,“抐气至柔”是一种制气说,将方刚之血气导于平和。它是对自身所做的精神修养工夫,不能往养生、气功方面理解,也不同于孟子的养气说。牟钟鉴先生认为“‘专气致柔’是讲积精累气,使身体柔和如婴儿,恢复生命的青春,由此发展出后来的炼精化气之说,成为后世气功之源头。”“唯有道家兼重形神之养,探讨健身长寿之道,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养生文化资源。老子便是养生之祖,他的修道理论,既有生命哲学,又有养生方法,主张形神结合,强调炼气与澄神,为后来道家 and 道教的炼养术奠定了基础。”(见氏著《老子新说》,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33页)此论非是。

③ 关于老子的宽容精神,可参看拙文《论老子无弃的胸怀》,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期。

④ 按,古人多认为对立面虽然相因而有,但在地位上有轻重之分,比如儒家重刚,道家重柔。上博简《亘先》:“凡多采物先者有善,有治无乱。……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刚;先有圆,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长。”(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物先”即“亘先”,与“道”的地位相当。“焉”意为乃。简的作者认为对立面有先后之分,这种先不是时间上的先(chronologically anterior),而应理解为优先之先(ontologically superior)。这种思想是在道家影响下形成的。王弼《周易·复·彖》注“静非对动”,而为动之本,更是一个明例。

老子对“道隐无名”、“功遂身退”、“功成而弗居”的再三强调,也证明他们随时可以退出,彻底地放弃不争。这是区别于常人行为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

如果非得说老子要“益”,也应该明确他要“益”什么。老子是要拔转世人的价值取向,放弃原来的营营,转而追求另一种意义上的“盈”、“大”、“强”。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表示,就是超越“人之道”,去合“天之道”;从“人之道”退场,是向“天之道”升进。

[参考文献]

- [1] 吴澄.道德真经吴澄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4.
- [2] 焦竑.老子翼[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9.
- [3] 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46.
- [4] 安乐哲.郝大维.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M].何金俐,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208.
- [5]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164.
- [6] 朱得之.老子通义[M].刻本.靖江:朱氏浩然斋,卷2.
- [7] 蒋锡昌.老子校诂[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323.
- [8] 道藏:第13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478.
- [9] 道藏:第12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170.
- [10] 朱维焕.老子道德经阐释[M].台北:学生书局,2001:184.
- [11] 王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王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200.
- [12]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0.
- [13] 陆世鸿.老子现代语解[M].上海:中华书局,1944:62.
- [14] 丁福保.老子道德经笺注[M].上海:医学书局,1927:35.
- [15] 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7.
- [16] Rudolf G. Wagner. A Chinese Reading of the Daodejing: Wang B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297.
- [17] 道藏:第12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848.
- [1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91.
- [19]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1[M].台北:学生书局,1978:304.

[责任编辑:郑小枚]

Commentaries on the Statement that “Lowering Oneself is Wisdom” in *Tao Te Ching*

WANG Sha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 Hainan University , Haikou 570228 ,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little has been commented on the statement that “lowering oneself is wisdom” lies in the failure to realize that the character “*jian*” here should be pronounced as “*xian*” in Chinese. Here it means to lower oneself and avoid the one’s arroganc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ther statement that “going gentle is powerfulness”. Fundamentally, lowering oneself and going gentle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preferred attitudes towards the world. “The chief” in the mind of Laozi is exactly the one that can lower himself and is not arrogant. On the contrary only the powerful and the chief can really “lower oneself”.

Key words: *Tao Te Ching*; lowering oneself; attitude